



一滴露也是旷野

草予

彼时彼刻,朝露自然不在场,它们变成两个汉字的模样与声音,我把它们反复含在舌底,眼睛牢牢盯着它们,忽然看到了一幅画,有月,有路,有水珠,可是太阳已现东方,我为一颗露珠的命运提心吊胆。

文字和语言是形而上的,是文之化之。在文字和语言之前,朝露早就变成朝露了,它以天然的本质的面目出现,从不假借任何其它的形式在场。

我们就是在那样的场景结识的。面对面,比在纸页之上,提早得多。

那就得把时间推到年少,推到一个孩子永远不肯老老实实走在路中央,偏去惊搅路边草丛的年纪。朝露凝结在草叶上,我替露水着急,也替阳光着急,如果露珠终将坠落或者消亡,如果阳光终将取走这些旷野的无色珍珠,那么,我希望这样的过程可以简短一点,再简短一点,在悲伤来临之前,在惋惜发生之前。

当然,后来知道了,那只是一个孩子的无聊透顶。旷野的珠宝,旷野会自行处置的,我等杞人,忧什么天呢。

每个早晨,走向旷野的人和从旷

野走回来的人,裤脚都积攒了无数露珠。远远望去,他们两手空空,也无披挂,未增一物,未添一份荣光,好像并没什么两样。可是我知道,他们收获了晶莹、清澈、美好,这些无法贮藏,无法买卖,甚至无法继承的财富。

露水是贴着大地的一场小得不能再小的雨,再大一点,草尖就无法承载它们了。露水可以打湿的,只有清晨旷野上稀疏往来的脚印。天光乍亮,整个旷野都闪着光,无数透明的纯净的珍珠,等待早出的人前来认领。

城市近,旷野远。

城市里,奔跑着没有旷野的一代,哪怕只是见到一点旷野的东西,他们就狂喜,就欢呼,就想认领。若说这片近郊的草地,哪里接近旷野的模样,大概就是,它此刻像旷野一样捧出满地的露珠。

身旁,有人带着两个孩子,应该也是特意来拜访早晨的。

“有露珠!”一个惊喜的尖叫之声。

于是,几只小手开始小心翼翼摘下草叶,将露珠送往唇边。他们一个说,露水好喝,一个说,露水原来什么味道也没有。

心头掠过一阵欣慰:很多很多年以后,两个沧桑的心灵,也许会因为想起,他们曾在童年品尝过旷野,借由早晨的一滴露珠,而激动,而落泪。

最近,网上一段视频引发关注。妈妈问小男孩考得怎么样,他不好意思地回答:“考了19分。”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妈妈竟然回应道:“分数这么高!”男孩赶紧补充说:“19分是全班最低的。”然而,母亲接下来的一句“你真棒”,让男孩直接被夸蒙了,结巴了半天,愣是说不出话来。看到这一幕,我突然想到一个词:硬夸。

陈鲁民

『硬夸』与『捧杀』

说到硬夸,还有一例。2025年6月,山东某博主发布视频,展示女儿高考查分考了288分全家欢呼雀跃的场景。其表示养了19年的娃考了288分,自己很满意:“不怕你们笑话,这是考得最好的一次。”原来,这位博主和她的女儿都是网红,借着高考话题,博取流量,直播带货。

所谓硬夸,就是那些不合常理、夸大其词、虚张声势、言不由衷的夸奖。这些硬夸者往往醉翁之意不在酒,或为博取关注,或拍马屁,或凑热闹,不一而足。虽然他们的用心各有不同,但硬夸的人与被硬夸的人都很尴尬,并不自在。

可见,硬夸者大都心存私念。南朝山水诗人谢灵运说:“天下才有一石,曹子建独占八斗,我得一斗,天下共分一斗。”表面上是在硬夸曹植,实际上是在自我吹捧,虽然他的诗与画都不错,但“我得一斗”之说还是有些过于夸张。

除了私念,还有偏见。齐国人邹忌容貌气度都远不如徐公,但他的妻、妾,以及有求于他的客人,却都硬夸他是比徐公强很多的大帅哥。幸亏邹忌是个明白人,不仅没“笑纳”这些硬夸,还由此悟出道理,劝说齐王纳谏,广开言路,改良政治,成为一段美谈。

今日而言,硬夸表现最集中的场合莫过于一些文艺作品研讨会。到会者因为都拿到作者或厚或薄的辛苦费或车马费,不好意思再说批评的话,只能挖空心思吹捧作者,对作品大肆溢美。于是,平庸之作能被夸成扛鼎之作,俗常文笔能被夸成妙笔生花,一般才情能被夸成才华横溢,普通写手能被夸为著名作家。

硬夸一词,若求根源,其实是来自鲁迅在《骂杀与捧杀》一文提出的“捧杀”,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把捧杀定义为“过分地夸奖或吹捧,使被吹捧者骄傲自满、停滞退步甚至导致堕落、失败”。虽然执着于“硬夸”的人,目的更复杂,但也有这个杀伤力。

譬如说,那个考试19分却被母亲评价为“你真棒”的孩子,被大人的“硬夸”弄得无所适从,正视学习成绩、激发学习热情更是无从谈起。那个被硬夸是“著名作家”的写手,说不定就会把自己有限的才情荒废在注定无人问津的作品中。

警惕“硬夸”,拒绝“捧杀”,乃做人明智的表现。



落春

许冬林

王安忆在长篇小说《天香》里写,“白玉兰开花时确实盛大美好,但谢落也是大块大块地凋敝,触目惊心。”

读到这一句时,我像是听到了落花的声音。那柔嫩的花瓣以集团军的形式坠地,它们触地的一刻,空气被激荡着,弹跳了一下,又弹跳着,回到寂静里。在凋落的花瓣之下,空气的振动也激起了一种极细微的铿锵之声——美走向消亡。凋谢这出悲剧,在白玉兰那里演绎起来也有一种恢弘之气。

许多年前,我甚喜唐人无名氏的两句词:“一庭红扑簌,万树绿低迷。”有一年春天,在一座老宅里我见到了“一庭红扑簌”的景致。那是一株极高的茶花树,树下猩红的花朵落了一地,像是还在搏动着的心脏。这些花冠厚实的花朵,在坠落的过程中,像是把斜风细雨也扯直了,它们即使在坠落的过程中依然在释放能量。人到中年,我喜欢这样的落花,我喜欢春天是以这样极艳极震撼的方式坍塌。这春天退场的姿势,不是逃之夭夭,而是鸣锣收兵,撤退也撤得威武,撤得大气磅礴。

在花朵朝下降落的姿势里,扑簌一声,有一个声音却从坠落之境升起来,像告别,也像宣言,这就是落花有声。在生命的终点,一颗柔弱的生命还有电光火石一般“扑”地打开的响亮。



冰窖是古人利用自然条件,在地下挖出的窖藏冰块的场所。冰窖的窖口通常设在背风向阳处,窖内铺有草席,窖底架有木滑梯。滑下去的冰条子按一层草一层冰的顺序码起来,大约高出地面四五米后,在外部铺上厚厚的稻草,再培上土,抹上泥,待夏季时开封卖冰。此图根据丁字沽居民贾金祥、林桂成的口述绘制而成。

早年,丁字沽的南头儿和北头儿各有一座冰窖。北头儿那个在娘娘庙后身儿,南头儿那个在那家台。两个冰窖是同一伙人合资开办的。每年“三九”前后,扛活的人就下到北运河开始“起冰”。他们手握钢镩子,把河冰凿成一块一块的长方条子,拉上河岸,顺着胡同一直拉到冰窖。冰窖是

●图说历史

冰窖

长弓 文并绘

事先挖好的大坑,面积与篮球场不相上下,深有三四米,沿着坑边到坑底架有木滑梯。滑下去的冰条子按一层草一层冰的顺序码起来,大约高出地面四五米后,在外部铺上厚厚的稻草,再培上土,抹上泥,待夏季时开封卖冰。此图根据丁字沽居民贾金祥、林桂成的口述绘制而成。

●网络新词语

微瑕年轻人

王锦辉

“微瑕”原本是二手交易市场的常用词汇,指商品存在不影响正常使用的小瑕疵、小毛病。如今,它摇身一变成为网络流行语,更多被用来自嘲,“微瑕年轻人”这一网络热词也随之诞生。

“微瑕年轻人”指的是那些外表看起来与常人无异,实则带着小毛病、背负着情绪压力的青年群体。在社交平

台上,常常能看到网友们用“精神状态微瑕”“社交能力微瑕”“情绪微瑕”这样的表述来自我调侃。

这种自我调侃式的表达,背后藏着当代青年独特的生存智慧。“微瑕”的说法,让他们得以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接纳自己的不完美,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将内心的疲惫和焦虑摊开,更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。